



心在一起，年就未远

杨学成

春节已至，那熟悉的氛围又渐渐萦绕在了身边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将人们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。尽管时代在变，生活日益富足，但那份对“过年”的期盼与眷恋，却从未褪色。

新春佳节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，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被装扮得焕然一新，洋溢着新年的喜庆。商场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人们精心挑选着各种年货。菜市场里更是人头攒动，新鲜蔬菜、活蹦乱跳的鱼虾、香气扑鼻的各种肉类，应有尽有。

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，那时物资比较匮乏，平日常吃穿用度都极为节俭，唯有到了春节，家家户户才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款待自己和亲人。母亲早早地就开始筹备年货：熏腊肉、灌香肠、蒸甜酒、炸薯片……父亲则会在腊月廿四那天，郑重其事地铺开红纸，提笔写春联。他字迹刚劲有力，一笔一画都透着对新年的敬重。贴春联时，全家齐上阵，踩着板凳，小心翼翼地把对联贴在门框两侧，横批高悬于门楣之上，仿佛把一年的希望也一同贴了上去。

除夕之夜，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共享丰盛的年夜饭，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虽然这些菜肴如今早已成为日常餐桌上的寻常之物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它们却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尽情享受的“盛宴”。饭后，长辈会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用红纸包着，虽金额不大，却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关爱。夜深了，窗外鞭炮声不绝于耳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，我们也在这热闹与温暖中渐渐进入梦乡。

现在，时代早已不同。物质丰盈、科技跃进、生活便捷，老百姓的日子日日如新、处处似节。视频拜年、云端团圆成新年俗。节庆的仪式感未减，日常的幸福感倍增。“天天像过年”，并非铺张浮华，而是国家富强、民生改善、文化自信的真实写照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人们反而更加怀念过去那种“盼年”的心情。因为真正的年味，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满足，更是情感的凝聚、亲情的回归与文化的传承。

然而，今年的春节，我的外孙女却缺席了。她在外地攻读硕士，因学业紧张，决定留在学校过年。电话那头，她轻声说：“爷爷、奶奶，对不起，今年不能回家了。”我握着手机，心头一酸，却仍笑着安慰她：“没事，你在那边好好学习，注意身体，等放假了再回来。”

往年这个时候，她总会抢着帮奶奶择菜、包饺子，一边干活一边讲学校里的趣事，笑声不断。她最爱吃奶奶做的八宝果饭，每年都要吃上两碗。如今，那口锅依旧冒着热气，可灶台边却空落落的。

但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坚持按照老规矩操办年节。年味，是一种仪式感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。我深知，外孙女虽身在异乡，但她心中一定也惦记着家乡的年味。到那时，我会特意录一段视频，拍下家里欢乐的样子，再把视频发给她，并附上一句话：“爷爷、奶奶给你留了位置，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，其实，年不在地理坐标，而在心之所向，家不在万里之遥，而在血脉深处。心归处，即故乡；心安时，便是年。”

年味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，它是家人之间的关爱和陪伴。它是母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，它是父亲温暖的怀抱，它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。它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逝，也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褪色。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即便亲人暂时无法团聚，只要心在一起，年就未曾走远。

春节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庆祝，更是回归。回归亲情，回归传统，回归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在这个高速运转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春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停顿时刻，让我们放下手机，远离喧嚣，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、与文化、与时间的关系。

年味，不在别处，就在我们彼此凝视的眼眸里，在血脉相连的呼唤中，在代代相传的记忆深处。它历经岁月洗礼，穿越时代洪流，依旧炽热、醇厚、正浓。

编者按

岁序更替，华章日新。当新年的春风拂过大地，我们迎来了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丙午马年。

“金戈铁马闻征鼓，只争朝夕启新程。”回首过去，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勇毅前行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；展望未来，“马”不仅是十二生肖中奔腾的图腾，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精神象征。

马年寓意着奔腾与跨越，象征着实干与担当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美好时刻，本报特别推出2026年新春专版，既为了定格万家团圆的温暖瞬间，也为了记录各行各业“龙马精神”的奋斗风采。我们将笔触对准基层，聆听百姓心声；我们将镜头聚焦一线，见证发展脉动。

旧岁已展千重锦，新年再进百尺竿。让我们以马的姿态——以“一马当先”的勇气开拓创新，以“马不停蹄”的勤奋攻坚克难，以“万马奔腾”的气势共筑辉煌。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祝愿每一位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里，策马扬鞭，奔赴山海，万事尽可期！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骆志平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是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。古人用红红的春联，自酿的屠苏酒，喜庆的爆竹，掀开了春天的面纱。

大寒之后即立春，阴阳交替，否极泰来。民俗中，“腊八祭灶，年下来到。”说的就是过了腊八节，红红的灯笼就挂上了檐阶，炊烟袅袅中，年味裹进了腊味的飘香中。

有人把过年当成了一个节日，其实，过年更像一场盛大的民俗宴：备年货、杀年猪、做年糕、制新衣、熏腊肉、敬灶神……还有庙会中的唱戏、舞龙灯、踩高跷、跳罗戏、玩蚌壳、划龙船以及逛灯会等，全都摆到了年关。记得小时候，一帮细伢子，每人手举着一个亮壳子，走村串户送恭喜。每到一户，老远就张开大嗓门：“恭喜老板发财咯，糖粒子饼干快拿来。”家中的大人立马迎出来，满脸笑盈盈。小孩子闹春，顶着春风跑进屋，播下的是种子和希望，谁家见了会不喜欢？

杀年猪那天，屋场上围着不少人，年长的几个亲戚老早就来了，坐在檐阶上聊天、喝茶、抽烟、抿酒。杀猪师傅手脚麻利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一头被刮过毛、白胖胖的年猪，摆放在条凳上。肘子肉最俏，年夜饭中必备的主菜，又圆又大又香，主人家把最好的那个留下来，其他则送给亲家或长辈家。

除夕那天，天还没亮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，有的人家凌晨四点就吃起了团圆饭，一直吃到天光大亮，村里的老人说，越吃天越亮，寓意着日子越来越亮堂。

小时候，我家也这样。父亲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，失去了顶梁柱，家中日子异常地艰难。每年除夕，母亲都是半夜起来做年夜饭，两位哥哥帮忙打下手，而我也会被窝里钻出来，挤在灶弯中凑热闹。

燃过鞭炮吃年夜饭，年夜饭很丰盛，每次都配齐了十二个碗，以示月月红。一年又一年，年年赶早吃年夜饭，吃着吃着，日子真的亮堂了起来。

从二十世纪六十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，大多吃过苦，但个个脸上都灿烂。我的父亲走得早，母亲用瘦弱的双肩硬扛着一家人的生计，母亲格外的坚强，从来不示弱，到了过新年，千方百计要给自己的孩子弄身新衣裳。

母亲的苦难一直藏在我心底，稍有能力时，我将母亲接到了自己的身边，正当



过大年。

通讯员 摄

我倾力报恩时，母亲却突然撒手人寰，那份子欲孝而亲不在的痛楚，缠绕了我几十年，每每回想，心如刀割，年年思母，年年泪花如雨。

我一直沿袭着母亲传下的习俗，敬灶神、祭家神、接财神，除夕夜，带着孩子们放鞭炮、接新年，唯有这样，才能在老旧的檐阶上，找回我的思念，找回我白发苍苍的老娘。

过去，玩龙狮、踩高跷、划龙船的人很多。还有地花鼓、皮影戏，从大年三十开始，一直闹腾到元宵节。老百姓家家接龙灯，有钱人家讲排场，鞭炮放得多，“包封”打得大，不同地方的龙灯都会玩上门，有时撞到了一块儿，互不相让，几颗龙珠引路，缠绕翻滚，此时，锣鼓敲得震天响，鞭炮一轮接着一轮放，叫好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去年过年，我去乡下转了转，不少家庭都在打麻将、玩纸牌。小孩子则坐在一边玩手机、打游戏，这是过年么？原本鸡犬相闻的山寨，为何不把当地的民俗亮出来，烧起篝火、放起鞭炮，唱起山歌、跳起舞。大伙狂欢在一起，心儿越拉越近，手儿越牵越紧，这才

是过年的盼头和奔头。

我喜欢传统的年味。红春联、红灯笼温暖着飘舞的雪花，鞭炮声追赶着春风和喜雨。室内柴火越添越旺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喝着自酿的土酒，比画着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美好，笑声朗朗，劲头十足。

那些贪玩的细伢子，则忙着放爆竹，举着一根点燃的小香，捂着耳朵跑进跑出，多喜庆的年味哟！

早几天，我去了一趟书堂山村，和村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吃了顿年夜饭，大锅大灶，热气腾腾，大伙手拉手，聊得格外的开心。昨日又去火官殿逛了逛，那里人很多，店里的员工正在搭架子，为今年的庙会、灯会作准备，看来，火官殿的年味一定会很精彩。

如今，城里人过年，大多回到了乡下，那里炊烟袅袅，那里乡音未改，那里血脉相牵。趁着春风尚未上树，我提起了手中笔，眼前浮现出一幅又一幅过年的画面，有窗花红着脸蛋，捂暖了春风，有门神鼓凸着眼珠子，守护着大门，还有送财神的老汉满面笑盈盈，送来了元宝。

插枝梅花迎新年

杨崇演

放，梅开五瓣，寓意五福——快乐、幸福、长寿、顺利与和平哩！

春消息带给人们的，是喜庆之气——喜气在梅花的枝头，四字成语叫喜上眉梢；喜气进入老百姓家呢，当然是喜气盈门啰。正所谓，如年有新禧，如梅抽新枝，新年新希望。

插得什么梅？蜡梅——冷艳通透，红梅——热烈奔放，墨梅——繁紫点点，茂茂密密，仿佛天地间无法穷尽。萝卜白菜、各有所爱，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性格取向作出不同的选择，美好的颜色和事物谁不想鱼与熊掌兼得呢？！

梅花的绽放，是植物界的“年”。在寒冬里，眺望春天。

老家村头就有好几棵蜡梅树，它们不似桃花之娇媚，不似杏花之艳丽，却以其素雅之姿，傲然凌霜，静默地守候在那里，每到“年”快来临的时候，就会不经意地绽放。

少时过春节，就地取材的便是村头的蜡梅了。顺手地，还将若干蜡梅骨朵摘下来，用细铜丝串起来，送给祖母和伯母，她们梳了头，就佩戴起来——居然在相互拜年时，头上还插着花！

插花与写诗一样，功夫在插花外。瓶花如何插？也是有学问的。明人文震亨说，“花宜瘦巧，不宜繁杂。若插一枝，须择枝柯奇古；二枝须高下合插。亦只可一二种，过多便如酒肆”。其阐述可谓细矣，择一枝有趣、有韵味的足够了。

或许因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小时候的熏陶，我早有了插梅的习惯。每年除夕，一大早就带着孩子到房后的小山上去折梅花，或含苞待放，或开得热烈奔放，小孩子看了总会忍不住想要多折几枝。妻子颇识插花艺术，一本正经地对孩儿说：“折一枝带小苞的就可以了，折多了梅花会疼的。”孩儿似懂非懂地缩回双手，生怕弄疼了娇嫩的梅花。

室雅无需大，只要一枝花。折来的梅花插在瓶子里，亭亭玉立的，立刻显出了别样的精致和美感。整个屋子都变得灵动、生机起来，全家人的心情也跟着轻松愉悦起来。

不知哪一天，不经意间，一丝暗香掠过鼻翼，嗅着寻着，才发现，粘在枝条上的一粒一粒的小骨朵开始慢慢变大了；再过几天，梅花一朵朵开出来，清浅的幽香满室飘。

插在室的好处是，随时可以捏一捏梅花，我们捏到的，或许也是这样一种提醒：与其说梅插在瓶里，不如说它插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年，从未离开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你的生命里，静静地、持续地绽放。

前几天，一位喜爱梅花的友人对我说，岁暮时到他家门前折几枝梅花，感受“插了梅花便过年”的雅趣。我说，我家房后小山上的梅花也已经在等着我哩！

插枝梅花迎新年是高雅的事？不，是咱老百姓的平常事。谁不想自己的新一年日子因一枝疏影横斜、清香馥郁的梅，变得温暖明亮、春意盎然呢？！

到乡下办年货

章中林

腊月里，办年货是头等大事，在过去那是要提前几个星期去忙碌的。以前，店铺少，为了节约，父亲往往和乡亲们一起乘着小四轮到大城市去置办。现在，超市遍地开花，到哪里办年货没有多少区别，父亲那颗心也就慢了下来。而我呢？还是喜欢跑到乡下去置办一些年货。

在乡下，我可以买新宰的黑猪肉，抓家养的土鸡，买几斤小塘里的鲢鱼，再顺便买些黄瓜、辣椒之类。在乡下办年货，便宜、新鲜，更重要的还可以重温一下那份浓浓的年味儿。

昨天，我又在金水叔的召唤中走进了高岭村。这个小山村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有我许多的亲朋好友。腊月的气候干冷，但农家却是春意融融。鲜红的辣椒挂在檐下，金黄的稻谷堆满粮仓，红皮的山芋装在箩筐中，晒干的腊肉吊在腰箩里……人们欢快地忙碌着，就连那放了假的孩子也被感染了——兜里揣着鞭炮，他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。于是，村落间便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的脆响。腊月是富足的，它从乡亲们的心里、眼里流出来，那份喜庆、那份满足掩也掩不住，都写在那沧桑的眼角眉梢间。

我信步走进金水叔的家。他正在杀雁鹅，看见我，冲着屋里喊：“章老师来了。”婶忙从屋里迎出来，连声问候。坐下之后，金水叔说，昨天五狗家杀了一条黑牯猪。家里养的，肥膘少，吃起来香，我给你抢了一条猪后腿，结果自己没有了，只有等等了。他还说，知道我要来，赶着杀了四只雁鹅，纯精肉，高营养，肉质细腻鲜嫩，过年正好吃火锅。看着他神采飞扬的，字字句句都写着关爱，我的心也温暖起来，连连点头应和着。

临近中午，我赶到冬梅家。她拉着我去吃饭。同样是猪肉，同样是鸡蛋，但吃在嘴里，味道明显比城里买的要鲜美得多。冬梅笑着说，乡下空气新鲜，鸡吃的是菜叶和草籽，吃起来自然香。她剥了一枚咸鸭蛋给我——雪白的蛋清，深黄的蛋黄，还油汪汪的，似乎筷子一插就会“噗”地一声溅出来。“这是河里放养的鸭子产的蛋，纯绿色的，放心，我给你准备了100个。”

吃过饭，她带着我进了蔬菜大棚。那是一片蓬勃的世界。青的黄瓜，红的辣椒，白的茄子，还有紫色的椿树头……站在里面神清气爽，这是小城里感受不到的。冬梅给我摘了黄瓜、辣椒、茄子等。她要摘椿树头，我制止了她。只有那么几棵，他们自己新年里也就炒到一两盘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离开的时候，她把年货装袋点好，还塞进了肉圆、生腐和麻糍。我连说不要，她却嗔怪起来，“是不是嫌东西粗笨了，不是就带着。”听了这话，泪水伴着感动与感激在我眼眶里打转转——我哪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她的盛情我无法以报呀。

乡亲们是如此淳朴温厚，热忱友善，所到之处都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和融融的亲情。我幸福地在乡间的小路上行走着，回头凝望着——因为那里始终有一份醇厚乡情魂牵梦萦在我的心底，让我眷恋。